
三述奇

三述奇卷三

鐵嶺　張德彝在初隨筆
貴　榮竹坪校閱

庚午十有二月初六日丁卯陰、午正、哥士奇請星使遊、同乘馬車出店、行十餘里、繞至山頂、上有禮拜堂、高約十二三丈、廣數丈、深十餘丈、純以白石建造、頂立一金人、抱一幼孩、即天主母也、堂前臨大海、後依村城、名曰那歐塔達木得喇戛、譯言救人聖母也、下車步石木梯共百八十級、入其門內、其式與他堂大同小異、惟上懸

小船數十長皆一二尺左右畫軸千張繪海船遭風顛沛之狀皆水手之遇險得脫者所獻與中土之供奉

天后娘娘同去此登車行二三里下車復步行數武入一大園園名高立巴那巴花木頗多雖屬隆冬依然繁盛枝葉被雨清潔如秋右有育醫所并高大壯觀後步石磴四十二級而下左右兩行式如拱手中一瀑布下流而成水法上下鐵闌石路平坦整齊繼而登車復遊十餘里見校馬廠與酒肆流泉水法花徑迴環鳥多人少幽雅異常下山一路道途泥濘樓房鄙陋破牖頹垣居

民半類乞丐、回寓後、有地方官布當斐、暨前四川主教法人范若瑟來拜、酉初微雪、晚餐得食蘋果與梨、皆大於橙柚、戌初傳達義復邀觀劇、固辭不獲、遂同慶靄堂乘車行二里許、入一戲園、所演率皆平易、惟大海汪洋、珠星皓月、尚屬精巧、看戲者武將頗多、子正回寓、閱是日法邦外部大臣發福爾覲至衛灑德營、與畢馬爾商議停戰二十一天、畢對云、如欲停戰、須依德營十五款、如左、

第一款

兩國免戰二十一日、自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九日、各營自守相距三十里、彼此界內可駐二國兵船、自停戰後所有拏去之兵商各船、皆當互還、惟有東邊三省、近德界之地、不在免戰之例、

第二款

免戰之意、係為法國辦理國政、並係舉各省會堂之大臣在波耳多城公議、或戰或和、官民往來、須領路票、到德營查明蓋印、方可行動、

第三款

巴里城外、所有大小礮臺軍器村堡廬舍、皆暫交德營掌管、城邊礮臺、彼此分立地界、各選將官看守、不得屯兵、

第四款

巴里城上大礮、移置城外礮臺、令德兵看守、

第五款

停戰期內、德兵不許入巴里

第六款

城內兵勇水手、不許出城、亦不許擅動軍器、只准一萬

二千持械、為鎮紅頭作亂、其餘兵將、德營另有拘留之地、以待會堂衆議定後、將所有照管城內將佐花名錄妥、投送德營、儻停戰期內未有和好、將城內已降之人、送回德營、各將官准去寶劍存鞘在身、

第七款

護軍持械守城、或有反亂之事、只得用三千五百名馬兵巡捕水龍勇等、其鄉勇之首領出令、一概不准、

第八款

自免戰後、德營礮臺前、有將軍為法、採辦委員代講轉

運便法、或入鄉村、或往外邦、各地輸運貨物入巴里、

第九款

自歸礮臺、解甲、及城上撤礮之後、一切照第五第八二款辦理、巴里轉運、諸得自由、或在大道碼頭、或在江湖海內、惟不准占據德兵所守之地、亦不准在德兵所守界內採買、如德將有令方可、

第十款

凡人出城、各在法營領據、再至德營查考、此據惟保舉會堂之人可用、每日辰起酉止、

第十一款

巴里應出兵費、三百四十萬兩、此銀當于十五日內付訖、

第十二款

在免戰期內、不用契票、改交現銀、

第十三款

各物皆可轉運、惟軍器、不許進巴里、

第十四款

免戰定後、在阿美教的洪或佛許爾等處、將自戰迄今、

德之被擒者。開單呈送德營。德營亦將法之被擒者。開單交法。以便互易。至德國商船人等。亦如兵弁送回德界。

第十五款

凡巴里與外省往來書信。不得封口。必先送至衛渥德營查看。後方可投遞。

法外部大臣持所約十五款回巴里。與衆集議。定否未詳。

初七日戊辰。陰。午正。隨星使與哥士奇乘車。行六七里。

抵造胰局、樓高闊深均約七丈、地置甎缸八、各深二丈、周丈餘、右橫石箱十四、各周一丈六七尺、深九尺、所用材料、係鹻水與各種牛羊油、造法係以機器于箱中磨碎、運入缸內加牛羊油、缸底連有熱氣筒、將胰熬熟、定塊、每塊長約尺半、寬七寸、厚四寸餘、此係澣粗衣汚布用者、去此又行五里許、抵油作亦一大樓、上有壓架六十、石磨四盤、串機二座、吹機四架、所用係胡麻與巨勝子、造法係以火機、先串串機、用二石輪、周各丈餘、厚盈尺、串畢自運入石磨、磨亦甚大、磨罷吹皮、實自流下、以

麻布包成四方、邊約尺半、堆于壓架之中、壓架鐵鑄、形如呂字、每架可置二十餘包、輪機動則下壓、油自流入桶內、壓畢麻子成餅、厚六七分、匠人取而售之、可餵牛羊、每日得油五千餘斤、油色黃、貧民用以然燈、或以之膏車及滑各種機器、去此、折回十餘里、抵一棧房、房係民建、純以石鐵造成、樓七層、寬約六丈、長逾里、以氣機上下貨物、靈便異常、看其氣機、係二大鐵輪、前一水箱作目字形、鐵輪旋轉、速而力猛、不知吃若干馬力也、去此、繞行十數里、至其新礮臺、極長、不甚高闊、卻極堅固、

直伸入海、左右皆水、下有巨石、百方、皆盈丈、酉初回寓、甚冷、是日有本地總督茹艾達暨千總蒲占業來拜、晚有日本武教習畢路安攜二日本武生來拜、坐談片時而去、又是日途次見有法兵百餘、徘徊一處、抱肩蹲臥、狼狽殊堪、蓋皆由印度埃及等國聚來者、因法兵已失十分之三四故也、法京被困之時、有大官乘氣球欲逃、不意行至半路、落于德營、奇甚、又前日來拜之武官名傅達義者、係奉命來此與兵購買鞋襪者、彼尚遊玩看劇、不以官事為重、斯時城雖被困、王雖被擒、而闤闠市

慶、仍是朝朝佳節、夜夜元宵、鼓樂喧天、車馬震地、可謂燕雀不知大廈之傾也、按德法雖經議定免戰、尚未畫諾、而此日紅頭又亂、滿街喧鬧、經看街兵攔阻、而紅頭縛其人于木板、投諸河中、擲石如雨、繼用長杆插入水底而死、以致人心惶恐、後日夜嚴防、少為安帖、

初八日己巳、微晴、冷、巳正隨星使往拜本地總督與主教范若瑟、未初一刻、至大輪車客廳、同哥士奇登車、東行二百五十里、中初至拉薛村、改乘馬車、復至前所看之船廠、管廠官偕入廠內、見木架上懸未畢工之輪船

一隻、長三十餘丈、據云往中土去者、回入機器局、見所造者、並無輪機車船器具、因是時法國軍務緊急、將所有銅鐵、改鑄礮位、長約七尺、多由後膛裝藥者、看畢登樓飲酒、看船圖六七張、酉正謝別、出門見數粵人、蓋在洋船為夏啦桑來此者、土人前後追隨、皆呼親親、係以是二字為華言問好也、戌正回寓、近日街市間有武官驅車一輛、上插國旂、擊鼓往來乞錢、以養受傷兵勇、又有武官少婦、胸挂十字小旂、手持紅布袋、迎人乞錢、亦稱為養苦兵者、是日法國發福爾與德國畢斯馬會于

衛灑德營將所定十五款畫押施行係西厤一千八百
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初九日庚午晴未初隨星使與哥士奇乘車行八九里
至一處名曰巴蕾朗商係為通城集水處下車入鐵闌
門左右四石臺上臥石獅揚爪縱身作奔馳狀左右各
樓三層當中石牌以四十柱聯之通身白石建造前有
瀑布後倚山崗面如山字正中牌上立三女皆赤臂跣
足手持玩物下面碎石崚嶒水由中出湧落小池暗入
鐵筒分流各處石上立水牛四頭左右大魚各四搖尾

決蹯、悠揚騰躍、皆作奔出之狀、遊人先登土岡、行數武、後步石梯八十級、至牌下石闌、入左樓門、再步石梯四十八級、則四壁懸碎石攢成大畫百張、皆係千古野獸新奇形像、筆墨難描、又箱櫃百餘、外有玻璃罩、內放各種鳥獸、裝飾得體、躍躍如生、下立長槅、羅列古魚、奇鳥、彩羽錦鱗、筆難細述、中列玻璃罩匣數十、內係昆蟲萬種、第二層所別者、係人獸禽魚之骨、式與巴里之白骨樓同、每層樓高四丈、寬十八丈、長逾七丈、出此、入右樓門、其頭層、四壁懸油工大畫三百餘幅、二層中間懸百餘

幅、左右二間、列白石人像二十餘、門外兩壁二石畫、係馬賓二千年前與現今之景致、江流山峙、妙手通神、去此至瀑布後、登梯四十六步、至石牌頂四望、通城畢見、此後花園、紅紫芬芳、亦頗幽雅、西一水槽、下流入園而為瀑布、外有石牆、頂作石槽、高與園齊、土人云其長二百餘里、西北直抵他村、是日男女老幼甚形擁擠、得遇拉布當內船主郭地陽、後乘車繞行二十餘里、至海邊、較前兩次景致尤佳、道路修齊、樓房密邃、日光入海、紅如火柱、將下山、見一輪船碎於海燈鐵帽之間者、土人

云、係六日前誤觸石礁、幸遊人三百一、無所傷、申初回寓、有日本人山田正方者來拜、以筆坐談、令其以平假字書其名、乃ヤマダマサカタ、念曰亞馬大馬薩戛達、令書德明二字、係チヤ己トノ之己、其音未詳、伊言所有武生現皆宿於此地馬賽大店內、其公使已經西去波耳多城、矣、蓋當時會堂百官、已立公舉名人遆爾者為伯理璽天德、巴里雖已停戰、而紅頭時時反亂、故移會堂與外部於巴里西南之波耳多海口、各國駐劄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是地距巴里一千七百四十里有

奇、入夜微風涼、

初十日辛未晴、辰初隨星使同哥士奇啟柏爾溥郎等乘車至南海輪車容廳、少坐登車、東行少南、過山洞七、村鎮九、行二百一十里、巳正一刻抵杜隆莊、改乘馬車、行半里、有本地水師提督之委員迎入都龍店內早餐、樓高五層、亦屬華美、午初往拜提督貳狄斐、入門有兵十名、鼓吹相迎、見畢、排對護送、行五六里、入機器局、登小輪舟、其地臨海、與莊右喇賽安村合而成口、兵船密列、兩岸多設礮位、凡機器局與造礮局中作工者、皆係

罪犯、兼有德兵、共萬餘人、著紅衣黃褲、其戴紅帽者、在此一年或半年、戴綠帽者一世、並有以鐵鍊鎖于一處而作工者、行里許、先登兵船、名曰馬蘭溝、純以鐵鑄、長四十丈、闊四丈、深八丈、重七千噸、合中國一千四百萬斤、有一千二百馬力、登岸入造礮局、銅鐵大礮炸礮噴礮、長圓礮子、院內羅列成山、樓上四壁布滿槍刀、列成類難盡述、有四百年前之鐵礮、長逾二尺、粗合把、亦由礮頂下藥、據土人云、自古已有、是法奈代遠年湮、無從考查、今復由名人創造、非新式也、又有一種法邦新出

之槍名沙斯坡歐者、稍亞於德義志之巧鐵槍、一分時之工可放十子、又入一樓、係以舊礟改造螺螄槍處、出門、臨岸立一鐵造拽物機、形如仄字、高約十丈、無論何等重物皆可拽之登舟上岸、又一物名木勺鯆、乃中土所謂之水雷、係以鐵造、形若扁鑪、可裝火藥三千斤、沉入海心、上飄小物、中連電線、無論大小兵船、觸即轟碎、又一鐵甲兵船甚大、其名未詳、或云、可載兵三四千名、又一隻合衆國船、無事時、可將後輪緊起乘風、以省煤費、岸邊有修船池四五、各作斗形、前橫鐵閘、後三面以

石砌上下石磴四十一級其小者寛七丈長三十丈深三丈旋駕小輪舟出石牆曰内門口行六七里登大兵船名曰吶滿的係前四日由呢泗地方來者長三十丈寛三丈高四丈兵六百名皆列隊鳴鐘以待鐵礮二十二尊長皆六尺亦由項上下藥者船主云不知貴星使及諸位光臨有失迎迓請飲三鞭一杯以申敬意談次又云各口兵船之酒食皆取給于此辭去復乘輪舟至對岸風平浪靜四壁皆山哥士奇云此口水甚深廣帆檣之集於此者往來不絶上岸看一樓係犯人卧室小

屋鱗次皆置木牀毡被以便犯人棲止所作各種器皿排列出售遊人多給錢而不取物樓上有火機磨麪滿屋長箱一人可作百人之工又一存酒樓酒箱大於小屋蓮動皆有關鍵無須人力下樓見一修船處係一高台形如门字甚屬堅固無論何船可以水機拽上其力可知矣又一新造兵船名曰法邦者長逾三十丈闊三丈餘高數丈重四千噸合中國八百萬斤有五百馬力本價二百二十萬方合銀二十八萬六千兩又有數處皆以火機鑄鐵鋸木之所式與他處同又有磤車若許

土人一一與看謝別後乘雙馬車行十餘里申正上大輪車即開戌初一刻抵寓是日往來一路左臨大海右傍山村田疇交錯山嶺崚嶒回時見落日臨海隱於雲間光如巨火忽方忽圓忽而兩半忽而三分萬古靈烏一時屢變可觀之至

十一日壬申晴巳正隨星使乘車往拜總督茹艾達坐談片刻而歸其公署自八年前興工去歲告竣白石建造宏敞可觀其陳設之華美可謂巧奪天工矣

十二日癸酉陰巳初細雨未正隨星使同哥士奇乘馬

車遊行八里許、河干有禮拜堂、尚未畢工、土人云、已造十八年矣、再須八九年、其工可竣、所用五色石塊、皆由義大利運來、堂高九丈、寬十丈、深二百五十八步、可容萬人、所費法方千萬、開合銀一萬三千萬兩、精巧之極、時有教士四名、偕遊、指講一切、後出旁門、入一小屋內、有此堂之規模、長逾丈、高五尺、係以白石雕刻、雖具體而微、與真逼肖、蓋西俗凡興造房樓、必先以石或木造成式樣、去此行里許、至其主教府、其人名布啦斯、服紅氅、紫帶、金花邊、坐談、待以葡萄糕、紅色酒、酒名什布啦

味如松子、辭去、北行、十五六里、至一糖房、石樓九層、地
極寬大、通用銅器火機、整齊潔淨、上下羅列大箱萬萬、
先熬後壓、清水淋出、倒入鐵模、而成塔糖、其大者高約
二尺周尺、五色白如粉、每日可得二百餘斤、其黃糖名
來自印度、每十斤黃糖、可煉白糖八斤、未刻回寓、
十三日甲戌、晴、辰初起身、乘火輪車西行、巳正、微陰、至
達啦斯村、停車片時、小食後、過倭吶江七孔鐵橋、午初
雨未正止、申初至賽達莊、住車半時、晚餐、得食白鱔、味
似鱸魚、石榴大於香瓜、亥正抵都魯斯城、改乘馬車、行

四五里入店、店名艾達芋呢、不甚寬闊、尚屬淨潔、記來時過山洞五、中一大者、長十二三里、過村鎮四十六、其名無須繁述、沿路兵勇多有破靴、敝袴、背負紅酒罐、槍頭插麪包者、又一路左海右山、後則右海左山、忽又左右海汊、當中鐵路、兩岸鷗鴨戲水、碧綠盈眸、又方的陽城外鹽積如山、又釀酒一種、甚甘、名與城同、

十四日乙亥晴、早起、見店前正對官廨、日中為市、男女百人、各來一車、支棚挂帳、儼成屋宇、所售器皿鐵菁、以及糕果肉菜等類、往來瞻望者甚夥、惟見婦女多長鬚

鬚者、午初起身、登火輪車即開、西行少北、先見左臨運河、右傍山田、未初過大鐵橋、又度二小山洞、未正則左田右河、繼而左右皆河、又過一鐵練長橋運河仍右、即時在艾根城少住、午酌申初左河右山、又過三小山洞、共過莊村十四、酉初抵波耳多乘馬車行十餘里、至賢真詹街第二百八十號、法人賴斯舉之別墅、樓高二層、房屋不多、裝飾樸素、前有馬廄車棚、後有園亭花樹蔥蘢、景致幽雅、亦有玻璃煖窖、望街樓等、又由馬賽僱一洋僕名陶木斯、以便買辦日用之物、按外國各城無牆、

而此地似在城外因街道整齊市廛稀少然朝聞寂絕少紅塵也由馬賽至波耳多計陸程二千零十六里、

十五日丙子、陰晴互變、是日立春、為正月節、早餐見飯廳北壁懸一油畫、不甚大、所繪地如海口、樹木蒼茫、房屋隱約、河水蕩漾、山嶺寥峩、中一禮拜堂、外立五人、似欲參拜者、其工不奇、惟堂頂懸一真表、按刻擊鐘、畫下垂一繩、拽則作樂、如堂中禮拜然、晚見小兒放一風箏、如北京幼童所放之門簾四塊瓦、

十六日丁丑、晴、風和日暖、的是孟春、是日係禮拜之期、午後男女老幼多扳牆攀樹、以眺望華人、該國自交兵

失利後、人民禮拜尤勤、門首多插十字花旗以明心、彝自航海以來、凡遇法人、彼必問景致之擅勝者以何國、為最、彝則曰巴里、人之公平溫厚以何國為最、彝則曰、法、衆皆喜躍、且云我國各主教神甫之仁心善意、海內皆知、即如在貴國救護溺女一事、想君已早知矣、彝云我國人民之多、居天下三分之一、苟有是說、則華人定少於貴國矣、今據往來、比比皆是、足見此說之誣也、聞者默然、當晚皓月當空、明星在望、岸侵牀榻、春風襲人、亥刻陰、

十七日戊寅、細雨、按其地之經度、與中國之科布多庫倫同、而其天氣之暖、忽晴忽雨、無雪無冰、人不多衣、樹不盡凋、一似上洋之冬令、是日午後、有法人嚴布爾者與彝言、君來此已三次、以我國教化比之貴國似稍遜之、彝詰其說、彼曰、我國男婦老幼相見、皆以接吻為禮、非為教化之國耶、曰若以接吻而言、我國父母之哺嬰兒、往往有之、此係喜愛之意、不知貴國以接吻為何禮、彼曰、此係恭敬之意也、彝曰、若以此為恭敬、則不如我國之跪拜為合宜矣、再予之三次航海、雖不多見、少有

所聞、以我國教化比之貴國亦似稍遜之、彼請其說、彝曰、父母生子、原望奉養終身、不意貴國之人畢婚後、即分居而另立門戶、雙親雖老、視若旁人、子不侍父母媳不奉翁姑、豈非少經教化者乎、其人大慚、面頳而退、又英人白妻安者向彝云、既來泰西三次、何不將各國有用之物、詳細記載、歸告眾人、令其勵學前進、彝曰、公曾往華一遊乎、曰曾駐華八載矣、彝曰、既駐八年、則我國有用之物、亦必有所見聞、彼曰、所知甚夥、彝曰、諒必已告于眾矣、曰尚未、彝曰、然則已稟之于君主矣、其人俯

首無語、

十八日己卯、陰雨、因旅舍偪仄、王竹軒與張雲波移宿于對門郎柏爾家、戌初郎邀飲、乃同俞惕盦步至其家、見其妻女與子、並其友畢羅蘇夫婦子女數人、皆係由巴里逃至者、飲酒食糕、相談甚得、見郎年逾古稀、鬚髮頒白、子女皆未及笄、其妻云其長子郎為廉弱冠出征巴里四月未接家報、不知尚在否、言之慘然、泣數行下、郎撫其背始止、以此見父母愛子、天下通情、但不知子念父母否、

十九日庚辰陰、早蒙星使延請法人名臘包耳者、以便慶靄堂溫習課藝、其人年約三旬、語言溫厚、每日辰初來巳正去、所教係地理尺牘等書、每月館俸七十二金、又見對門石樓一所、門橫一匾、係小兒義塾、鎮日鳴鐘擊點、限時出入、頗為嚴肅、

二十日辛巳晴、未初、同高引之、慶靄堂、薄郎、乘車行三四里、至集新院、因內現存軍器、故扃其門、又北行二里許、至公花園、一望繁盛、甚為整齊、中一鐵架玻璃房、極其高大、地含火筒、旁列水池、其花木有數千種、皆來自

五大洲、多有未知其名者、枝枝豔麗、朵朵新奇、有高二丈者、有有花無葉者、有葉無花者、有花放葉上者、有葉長花心者、其葉有粗如指細如絲者、有圓餅與舌形者、花房前一小河、人可駕舟而遊、鷗鷺成群、金魚數百、見人皆追逐浮沉、似乞食狀、又一小木橋、彎曲盤繞如龍爪、然隨處皆有鐵椅、可以坐憩、亦有鐵亭石闌、作樂之所、出此、至一禮拜堂、名曰賢米士愛堂、不甚大、惟左偏小屋、立有男女老幼尸骸二十一具、係于十七年前民變掘出者、各處死尸皆已泥化、惟距城四里許所出之

尸、皮髮筋骨皆存、衣服亦有黏留之處、形狀可見、有張口者、閉目者、抱肩者、扶胸者、形像不一、竟有彎腰俯首者、據土人云、乃死而復甦、欲出不得故也、各男女名姓、由何症而死者、司堂人皆能細陳、蓋墓前立有石碣、註明某人何年月日由何病而死、中有一家夫妻三子一女、係誤食磨菇而毒死者、其老者百歲、少者幾月、皆係六百年前或數十年前之人、堂之對面石塔高三十八丈、步石梯二百三十二級、至其中腰、盤頂四望無涯、山河畢見、塔頂尖形直立、回時街市閒遊數里、過一大石

橋長約一里、寬逾六丈、河名路旺、碧浪溶溶、舟艇密密、按波耳多城內道途平坦、惟多泥濘、樓房街接、樸素整齊、稍亞馬賽城、周四十餘里、居民二十三萬四千、天時暖而多雨、入夜微凉、

二十一日壬午、陰、辰正風雨大作、午初見法兵百名、背包荷戈、破靴敝袴、結隊歌唱、冒雨而行、不知其從何處來者、申初雨止、戌正又雨、因樓高四面無倚、雨灑風吹、聲音撼動、與輪船行海相似、其震惕亦可想見矣、

二十二日癸未、晴、辰正微陰、申初復雨、又遇步兵二百、

隊伍不齊、入夜晴、

二十三日甲申晴、早見露結為霜、水始成冰、已初暖則皆化、午後、同高引之慶靄堂與邁郎、乘雙馬車行數里、至一公馬廠、廠係城中紳富養馬之地、每月給銀若干、此廠甚大、地鋪乾草、潔淨異常、馬共三十餘匹、中有尾大於駝、而肥壯可觀者、後有擬馬房、與前在英美所見者同、去此西北入鄉、周遊三十餘里、田疇肥沃、碧樹成行、竹窗草屋、景象清幽、間有高樓幾處、土人云、皆富室之別墅、因法邦久戰、所有近城、一帶樓房田畝、率挂木牌

租售、故有力者另覓桃源以尋安樂也、未正回寓、是日為禮拜之期、登園角小樓一望、牆外男女紛沓來看華人、有小攤出賣栗橘、其押賭者所畫六地、係人心船錨梅花葉星與六點、其意未詳、後有英國領事官何恩達攜其子何益安來拜、坐談片時去、申初、陰而細雨、

二十四日乙酉、終日陰晴風雨不定、午初同俞惕盦來東北行十餘里、至一鐵練橋、名賢安得類、長逾三里、高五六丈、寬三丈餘、分路三股、除入水石座左右各五鐵塔、每塔十五層、每層五六尺不等、玲瓏剔透、鐵練橫諸

塔頂、左右各三十二條、兩首石砌、各長半里、下臨沙堤、中作月門、各高三丈五尺、又每對鐵塔當中亦作月門、其上橫疊鐵板、左右鐵闌、皆甚堅固精巧、土人云此橋造乙五十二年、今則鐵皆糟朽、禁止行車、申初回寓、晚郎柏爾邀坐談、見男女十餘人、有郎之外甥年近八旬、能英語、又其妻之姊妹四人、年皆四五旬者、同飲茶與加非、食糖果、郎云三日後其外甥即攜眷回巴里、蓋德法二國將定和議、永息干戈、奈巴里食用不足、乙食騾馬、今則貓鼠亦將覓盡矣、彝言貓性最喜捕鼠、若貓鼠

共食腹内恐不免騷擾矣、衆皆大笑、戌初回寓、

二十五日丙戌、早大霧迷漫、巳初晴、未正同俞惕盦出遊、步至河岸、一路人烟稠密、大舖宏敞華美、一如巴里、又一大戲園、現改會堂、五層高樓、層層壯麗、四面各石堦八層、白玉石柱十二根、高皆四丈、又河岸石樓前、一銅鑄水法、係三女赤身並立、各挾銅礮一門、由礮心出水甚湧、

二十六日丁亥、晴暖、午初有日本武生六名及畢路安來拜、遂留午酌、得食蘋果皮如洋芋、而味甘、又有桃仁

栗子等、其味亦佳、

二十七日戊子晴、本地有種漆布、長數丈、寬二尺至八九尺不等、係麻布上漆顏色花紋與真花梨紫檀無異、亦有漆黑黃二色者、黑者間有方塊、周自八尺至十六尺、繪以五彩、金碧輝煌、油布長闊皆六七八尺、其色青黃白黑、以之鋪桌、做雨衣、皆妙、鋪地漆布、寬窄不一、厚而且固、色分五彩、花樣極多、作看以為木造席織、或石砌紙糊者、竟有造成假席或木與石者、與真畢肖、又種石紙、色亦五彩、與真太湖孔雀青金瑪瑙無異、木紙亦與

松柏檀梨同、以之糊飾牆壁、真假難辨、戌初郎柏爾請酌、同坐十男一女、皆紳富也、談及三綱五常、衆皆喜聞、且云、敝國風土人情、較貴國不如多矣、彝言天下萬國各有所長、取長補短、彼此有益、又問中國食物同異、彝曰中國平日所食、與貴國大同小異、惟燕窩魚翅海參魚肚蠔蠣海蜇江鰩柱及麻油豆醬之類、在外少見、衆云、不惟不食是物、且未聞是名、望示其詳、彝乃一一細告、衆皆異之、亥初回寓、

二十八日己丑、早大霧、巳正晴、隨星使乘車往造烟局

一觀、樓高而大、所造係絲烟烟捲與鼻烟、其鼻烟色黑、而粗、即華人所謂螞蟻烟、女工二千餘名、面前各置一表、可知一刻造烟若干、同時見一王宮古蹟、名曰戛連、大片石牆高皆數丈、中有月門如城、凋殘頹朽、寂寞荒涼、土人云、已千年矣、申初回寓、近日德法雖不交戰、而街衢隊伍猶多、然整齊者少、或一鼓引十兵或十餘匹馬、各戶小孩五六歲者、亦著兵服佩刀街遊、趣甚、

二十九日庚寅晴、午後同俞惕盦乘車行十餘里、入一燒瓷局、樓院高敞、人工二千、以機器磨沙與土、其陶法

與中土同、瓷器大小形式不一、有印花者、係以暗花銅
板塗色印於紙、將紙黏于瓷面、水洗片刻、則花朵如畫、
分毫不損、未正回寓、晚餐得食冬筍、鮮蘑、海參、魚翅、花
生、杏仁、梨、橘、蘋果等、酒則紹興酒與三鞭酒、彼此坐談
守夜、以待新春、樂甚、
同治十年歲次辛未、
正月初一日辛卯、晴、寅正隨星使至大廳、向北恭叩
聖牌、行三跪九叩禮、早餐後、同高引之乘車北行里許、至一
花廠、內有玻璃房數間、列鮮花百餘盆、如竹葉梅、大紅
去

雀秋海棠馬尾草小芍藥玫瑰花酴醾凌霄芙蓉山茶等類惟水仙一種質雖同於中土色則有藍赤者有葉如百合花似丁香其色藍而味如椿高約三尺有葉如倭瓜花似野菊其色紫其味香有葉如艾花似碎瓣梅其色紅白者有葉如水仙花似玫瑰皮黃心赤可名為獨角蓮者有枝如嫩松花密如鈴其色粉紅高約半尺有葉如刺苞長枝盤繞花同蝴蝶梅者其餘不可枚舉花之矮小者分畦而栽之每畦上有玻璃罩貫者隔罩挑選彝乃擇其罕而見珍者買得八盆令人持去旋至

一禮拜堂、堂名賢徐林白石建造、高約七丈、闊如之、深十三丈、牆垣多頹壞處、土人云亦數百年者、是日為禮拜之期、男女擁擠、數逾千百、有二十餘樂兵、擊鼓吹號、俱有節奏、又至前所去之公花園、是日開骨畫二樓、先入骨樓、樓二層、所存係人獸禽魚之骨暨昆蟲石木之類、獸之奇者、有一羊二頭者、又有一頭二身、係後分前連、前四骹、左之右骹、右之左骹、併而上舉、人之奇者有小兒一身二頭者、有二身連絡者、更有二三月胎內之小兒、長四五寸者、鳥有獨目生于頂上者、魚有穿山甲、

有形似蝙蝠者、有如合豚魚而滿身尖刺者、有小口小目身大於磬者、蟲有蛤蚌螺螄、大如西瓜、小如米粒、色分五彩、石有木變者、骨變者、有含花藏魚者、木有粗四五圍者、又一玻璃櫃中、列阿斐利加之刀槍衣履數件、與乾草大瓜二堆、瓜如人臂、肥而且大、後入畫樓、樓亦二層、所存畫軸千幅、亂置當地、因前日失慎、大半罹回祿之災、有一大幅、所繪係一船遭險、別船來救、男女皆攀繩抱木、倍極顛連、看久似聞有人喧浪湧之聲、此軸亦被烟熏、模糊大半、土人云、其價值銀二千六百兩、申

初回寓戊正同高引之俞惕盦慶靄堂與瀛郎乘雙馬車北行四五里至格拉奚巷第二十四號路益戲園觀劇臺座整齊鋪陳華美所演係義大利故事不甚鬧熱惟末齣山林樓閣雷電奔馳山崩地裂水湧房搖令人真假莫辨亥正回寓

初二日壬辰陰早有武官馬多丈邀至本巷技勇營一觀左右樓房中一花園列礮五門有一銅礮長六尺周三尺餘心分二十四細孔藥由尾入放出如驟雨然左樓為諸生肄業之所上懸各國地圖軍器圖式隊伍規

模、下置紙筆書籍、以便講求各種槍礮形式暨製造施放之法、武生共一百七十名、鎮日學習操演、右樓為教習考課之所、前一大几、壁挂黑木牌、旁列木凳、令諸生坐、教習以粉畫牌、乃問某處有山、某處有水、我當何法對陣、何地扎營、或某處有城、我當如何進兵以及仰攻俯擊之法、諸生能對者為上、否則一一講解、是海國之重武備、不啻中國之重文教也、未初細雨、酉正微晴、入夜大雨、

初三日癸巳、陰晴不定、時落細雨、覺冷、戌初復同高引

之諸君至路益戲園、所演與昨大同小異、惟中齣則有著花秋帽金頂綠纓黃袍鑲紅大褂者、有戴塔帽而著黑衫者、狀如魑魅罔兩、女子有著男衣而戴假面者、離奇怪誕、頗快心目、是園樂工五十名、臺上懸煤氣燈一百二十盞、臺下懸插共三百九十五盞、可容二千一百餘人、子初一刻回寓、

初四日甲午、早霧、辰正晴、午後有法國二主教來拜、一名巴貝多、一名戛達類、與慶靄堂暢談良久、甚歡、後巴問彝係何教、彝曰儒教、問何不奉天主教、彝曰孔門乃

中國之本教、故不敢改、問究以何教為上、彝曰某國人、似當以某國本教為上、且二教多同少異、彼云、二教所異者多矣、君不知天主生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今之奉教者、已有數國之多乎、彝言此說固是、然孔子已生二千餘年、並無主教傳播異邦、而今之崇奉者、亦有數國之多乎、二人無言辭去、晚、郎柏爾請茶、同座有伊甥女菊桂然者、年未及笄、乞教華言、遂以鉛筆書俗語二十句、告其音義、移時述對無差、洵乃慧中秀外、聰敏絕倫、以擬黑齒國之才女、殆不遜云、

初五日乙未、早大霧、巳初晴、按自去歲十二月十八日、為西厤二月初七日、係耶穌受四十日大難之始、例應停止宴樂、用無血齋四十日、而此地人民喫肉者多、甚有跳舞宴樂者、亦無著異服戴假面遊于街市者、每晚只聞一二人吹弄牛角、酉正高引之、復約同往觀劇、辭謝未去、慶靄堂與殷柏耳云、德善之父請于初八日往阿拉戛桑村一遊、彝乃登樓稟請星使、報可、

初六日丙申、早起大霧、見冰、巳正晴暖、近日門首經過馬步隊伍、稍為齊整、而其軍器衣裝、仍多破壞、又聞自

去歲十二月初九日德法議定停戰後至今已逾二十一日而法會堂咸議再戰諸多掣肘乃于是日令伯理璽天德遞爾攜外部大臣發福爾親往德營講和經德君與畢斯馬議得十款遞爾攜回會堂公議計大僚五百四十六員願畫諾者只百零七員而已按所議十款如後

第一款

法國願讓與德東邊一省半地計六府一千七百六十三村一百五十八萬四百七十四名口一切法例契券

皆去、永歸德屬、即時兩國各派委員前往分立界址、所派官員、係為兩國清分地界與財物等事、苟有不公不明之處、准其稟明國家、俟換約後、彼此各存地圖一張、惟東省之北拉佛爾礮臺、仍歸於法、可將去歲九月間在柏爾林所畫者改色、

第二款

法應償德兵費五十萬萬方、年內即付一萬萬方、分為兩次、每次五千萬、餘歸三年分還、由換約日起、

第三款

自民會願准和好後、彼此兩營定期、將巴里城內外暨河邊各礮臺與西南十五府及思安江右邊各地之兵退盡、因法兵亦皆南退、應准巴里屯法兵四萬、以照管各礮臺、所有東北方德兵所據之地、自換約日起、隨時付銀、隨時退兵、按照第二款、初次交五千萬方之日、先退附近巴里之地、二次付訖、即將北方一帶退盡、江東及巴里東北之礮臺亦然、至東方臨界之地、俟全數五十萬萬方交訖、或法國言明先交保據契票於德收執、德兵即行退完、若臨期未能全退、應出官利五分、由換約

日起、每年照算、

第四款

所有德兵存留之地、不許取兵餉、收地租、法國供其日用、

第五款

法國所讓之地、其人民貿易如舊、所立和約、皆有一定之規、妥為照料、以益將來、現在此皆得任便自由、或願歸德法何國、或移去他邦、德國概無禁阻、其在所讓界内、法國官員不得仍行拘人治罪、亦不得代他人作主擅

理財產、

第六款

法營被獲之兵、尚未放還、係允定和約後、急行解送法當預備火輪車、前往德國議、定解送法兵之費、應按法國定例、

第七款

條約定妥、照前講和之規、應在比利時國京都商定、

第八款

條約定後、各有德兵占踞之地、盡交本地法官料理、所

有德兵食用、均照德營總軍辦理、德兵住留之地、德營派員往收稅糧、與法國互相清算、

第九款

和好已定、應照前規、無論德官何權、皆不得行令于法國現無德兵駐守、

第十款

此十款應速呈波耳多民會、妥為集議、以取進止、

初七日丁酉、晴暖、未初、隨星使乘車至公花園、風和冰解、鳥語花香、人之遊春者、踵趾相接、入骨樓、復見一鹿、

頭大如驢、角長盈丈、一魚肚大於鐘、目小於豆、嘴約一寸、四牙外露、二分水細小如耳、又一海魚、肉翅形如蝙蝠、鬚長頭小狀若老人、其餘豺狼虎豹、海馬斑驢、金雞鸚鵡、鸞鶴鵰鷗、罔不畢具、申初回寓、

初八日戊戌晴、卯初睡起、同慶靄堂殿伯爾、登火輪車、西南行一百五十八里、巳正、抵阿拉更桑村、一路停車五次、樹林青蔚、阡陌縱橫、至則前臨海汊、後傍山岡、而德善之父早已掃徑以待、乃同步行登山、磴雖盤繞、路極平坦、左右環以木闌干、峯巒秀、曲徑通幽、樓房點綴、

松柏婆娑、緩步芳茵鋪翠十里、不遇一人、寂無音響、於山環處忽見木樓一所、極其高大、乃仿華房造者、頂似城樓、座如廟殿、石闌瓦脊、頗爲壯觀、數武外又瞥見一樓、高插雲漢、亦仿中華殿閣建者、惟頂作半球形、滿鋪黃金、如俄國禮拜堂、一路逶迤曲折、下山步至其家、見其內眷、談次、詢及德善起居、彝乃告以平安、無須罣念、眾皆悅之、早餐、同坐有其鄰居父女二人、父名鞠智旻、女名格秘、飯畢、在院中少憩、後同出遊、先抵湖畔、步沙堤里許、潮長日落、掩映波光、又至山頂、見一望海臺、

純以鐵造、高十數丈、作丰字形、登八十級、至中層、己四
面畢見村落不大、槐柳成行、鋪戶稀少、房屋整齊、下山
步入鞠家喫茶、見四壁木槅、設有中華瓶罐碟盌瓷皿皆
上等、申初告別、再三娩留、且云不知能再見于巴里否、
彝言公務羈身、不敢逗遛、遂送至火輪車客廳、夫妻囑
見德善告以一切平安、不得遠懷等語、言之悵然、欲泣、
即時開行、頗快、戌初回寓、聞自前日德議十款、法會堂
終日議論紛紛、雖不欲和、無法自處、適爾發福爾遂于
是日與畢駟馬同在衛灑畫押蓋印、後書一千八百七

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衛灑立、

初九日己亥、晴暖、早起見天光清朗、微風習習、乃口占八韻云、好似清明節、誰知正月天、微風吹浪靜、細雨注花鮮、林內松垂翠、河邊柳散綿、田疇蔬菜遍、山嶺橡楊連、度數如回域、風光比蜀川、因何涼過越、卻竟暖於燕、莫訝時差異、方知地使然、周遊千萬里、冬夏日三遷、

初十日庚子、早大霧、辰初晴、記前所看之洋水仙法、人呼曰赭赤、若婦人懷孕、可卜熊虺、係將一紅一白同置于水、白者先開為女、紅者先開為男、紅白齊開則為雙

生、是日頗熱、可著袷衣、晚在園內緩步、挑花吐萼、碧柳垂絲、而金菊地椹、三月蘭蝴蝶梅、皆已遍地矣、

十一日辛丑晴、近日連接洋信二函、係一貧婦吳門麥氏者所發、內云、巴里被困三百三十餘日、今幸逃此、又值夫故、無計謀生、懇求施助若干、以便度日、憶在北京見有乞丐向洋人討錢者、即叱退去、不意至此數日、即有婦人乞助、以是觀之、貧富何得以地限哉、

十二日壬寅、晴暖、見園中杏樹兩行、花如吐大、滿徑幽香、蜂蝶爭飛、十分春色、而遠近之楊柳榆槐、參差偃蹇、

碧綠盈畔、入夜則寒風襲被、惟有一縷鑪香、尚含煖意也、

十三日癸卯、晴暖、早起則花香鳥語、日麗風清、緩步尋芳、頗饒佳趣、午後同俞惕盦乘車街遊、見一種麻布甚長寬適五尺、灰質白花、極固、又一種存稿簿、長方、紙甚薄、書信寫畢、中夾油紙、刷水置于簿內、再置于鐵夾板上、有活軸、轉則下壓、絕不費力、取出字迹皆印于白紙、而原信仍分毫無損、又近日牆外男女小兒爭討中華制錢為奇物、

十四日甲辰晴、午後同俞惕盦街遊、見一大雜貨鋪、樓高三層、極其宏敞、每層當中與四壁羅列雜貨萬種、如紙筆綢布、鐵木器皿、婦女鍼黹、小兒玩物、以及瓷盆竹筐銅鑼皮鼓、無一不有、筆難盡述、每桌一人看守、客買何物、則守桌人同至大櫃、言明物件若干、價值幾何、則掌櫃者隨聽以筆登記、外書門票一張、上印某城某巷、第幾號、某鋪等號、何年月日、賣去物件若干、價值幾何、若令持送、則票邊另書姓氏住址、無論何鋪、皆如此、大約夫賣貨而妻司帳者多、又各鋪自備車輛、每日按家

去送、雖些須小物亦然、小鋪無車、則令夥計背提、所售貨物門票、逐件畫押、以明貨價已收、有不現給值者、則送貨人收訖、畫押、其價逾十圓者、于收訖時、必另貼一小長方票、亦為畫押、否則官罰、蓋票皆官出、不得不取償焉、

十五日乙巳、早霧、已正晴、晚則月午風清、照如白晝、乃約德威理亞殿伯耳那、威勇及薄郎四人共食、羅列酒肴、同賀佳節、杯盤狼藉、歡飲暢談、亥正始散、當晚、果蔬甚佳、得食海參魚翅燕窩魚鴨等類、櫻桃狀如李杏、春

橘大如木瓜、酒如中土紹興、香烈醺人、

十六日丙午、晴涼、巳初陰雲四合、細雨終朝、近日頻聞車聲轆轆、鈴響丁東、雖在午夜、其聲不絕、蓋前于十一日因兩國換約、有三萬德兵列隊入巴里、齊唱凱歌、由阿爾克得特立羊福大石牌樓、直抵王宮後埃及石柱、轉至馬達蘭禮拜堂、各街巷口、皆有本國兵弁、持械嚴守、以阻民人觀看、

十七日丁未、陰雨、申正微晴、亥初陰而復雨、記本院有園丁夫婦戴姓者、殷勤灌溉、于花園之北偏、種柳一圍、

周約四丈、頂上交枝而成棚、內設圓桌小凳、亭外四面、地分六畦、各作扇面形、每畦鮮花一種、如牡丹玫瑰全菊鐵梗海棠等類、畦邊鑲以地椹芙蓉、此外、桃杏蘋果梨橘壽丹行行夾道、頗覺可人、百樹交花、幽雅之至、十八日戊申、陰雨、稍冷、午後、哥士奇來拜、坐談片時辭去、見本地丐者之八音盒、長三尺高二尺寬一尺、外露一表、旁有關鍵、按節作樂、聲音洪亮、數里可聞、每箇價有值銀七八十兩者、丐者多由樂鋪賃出、每月給法圓十開二十開不等、終日背負穿巷遊街、欲乞錢、則在樓

前支以木架、轉其機關而奏之、願給者、則于樓上以紙包錢而擲、多者五六方、少者一二蘇、入夜、微風雨止、

十九日己酉、晴暖、早有郎柏爾之妻來請俞惕盦、言其夫染重病、乞救之、診係春瘟、兩頰皆腫、遂畀刀圭一劑、令彝告以煎服之法、且言不可以風、翌日必愈、其妻拜謝、當晚同衆在園內柳棚淪茗、微風敲竹、皓月映花、因口占云、萬个參差綠、畫臺掩映嬌、一杯聊代酒、罷厨亦堪消、

二十日庚戌、早陰、細雨陣陣、午後、往看郎柏爾之病、現

已消腫、乃另給一劑、以去毒火、告以在室靜養為妙、郎云勺勾臘局之東主約去清帳、昨日未往、今早已疊令人催請、彝言可以煖布圍頦以防風氣、否則再犯、便難著手、即與其妻連應唯唯、少坐、各飲加非一盅、回寓中初晴、入夜後陰、

二十一日辛亥、陰雨、巳正晴、午後有房主之友來氏者、同一官兵名過斯橋者、面懇協盦診治、且云久聞名醫來此、因貧苦求救、量不推辭、見其大指腫起、不亞雞卵、協盦乃給藥末一裹、湯藥一劑、告其煎法、敷法、拜謝而

去晚因郎柏爾病愈請惕盦與彝小酌果有櫻桃蘋果地椹花生酒則舍利高釀酥芝柏都等同坐惟有伊甥菊桂貝菊桂然兄妹二人言其親友已回巴里矣因德法早和城中安堵如初彼此暢談甚得深贊惕盦之能察脈通神為今時之和緩其病若經本地外科療治必使其腫出割破見膿血而後乙不知幾月方愈雖愈亦必留有痕跡何能如此之速耶可見華醫與西醫各擅其長並行不悖酒罷辭歸

二十二日壬子晴未初菊桂貝約俞惕盦黃道棠與彝

同乘車行八九里、至婁亢街第十號、拜其教習高那昂

其人年約五旬、係患半身不隨者、鎮日坐一木椅、前後

三輪、以手推柄、攸往咸宜、其師生相見、亦以接吻為禮、

坐談良久、臨行、求各書華字一篇去、此復遊公花園、是

日係禮拜之期、又因德法已和、人心安靜、街市往來、密

若螻蟻、

二十三日癸丑、晴、涼、記西國男女喜養犬、多有以人名

地名為名者、壯者可名卓安漢利、牝者可名美麗安呢、

其來自巴里、即名為巴里、或犬主喜某處、或意在何人、

亦可命名、酉初一刻、陰雲四布、微雨、花香、碧樹沉沉、寒侵几榻。

二十四日甲寅、細雨、未初晴。晚餐得食洋鱖魚、亦係扁形闊腹、緊肉厚皮、惟其烹調少異、以白水煮之外、加牛乳汁、香菜末、青果油各少許、雖不如蓴羹鱸膾之美、而食之尚覺清鮮有味。記泰西人家日用食物、如油醋椒末、滷蝦醬油芥末等、以盛瓶罐盒盌、鮮有買一二銅錢者。餘如醎菜、醃黃瓜、豌豆、橄欖、蘿蔔、暨醬魚蝦等、亦皆按玻璃瓶罐、馬口鐵匣出售。

卷三終